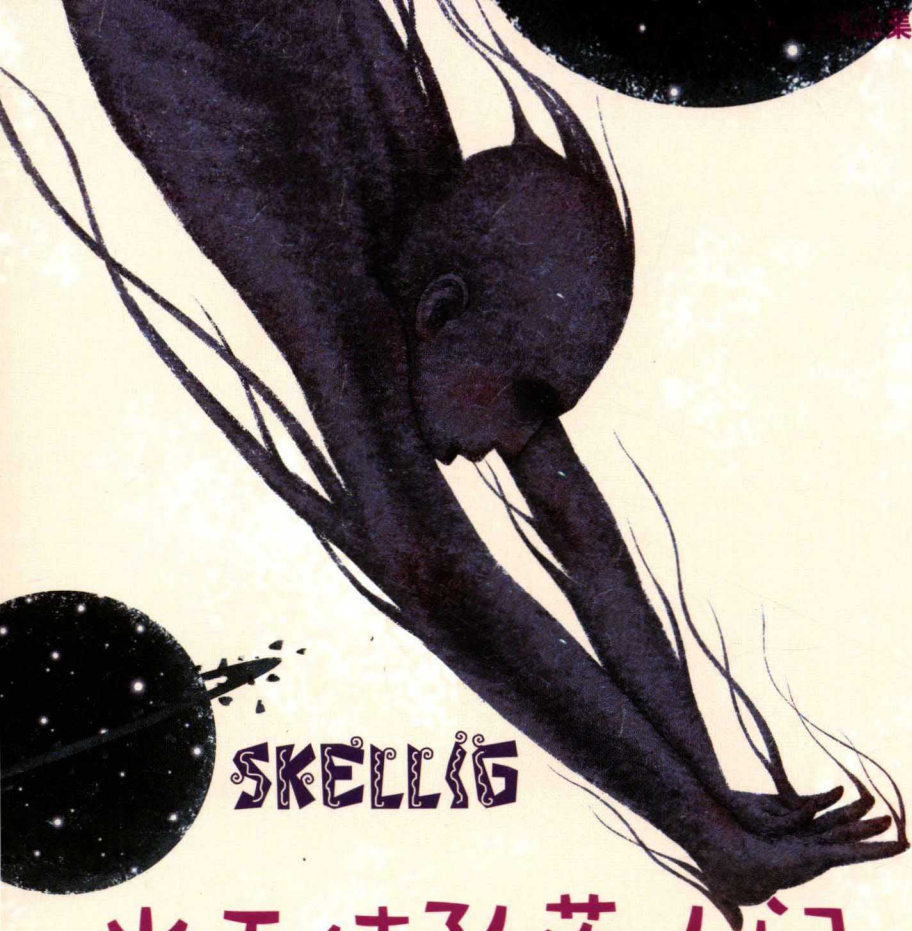




SKELLIG

当天使坠落人间

(英) 大卫·阿尔蒙德 著 蔡宜容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大卫·阿尔蒙德作品集

SKELLIG

当天使坠落人间

〔英〕 大卫·阿尔蒙德 著 蔡宜容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-2015-7541 号

SKELLIG

Copyright © David Almond, 1998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yan Associates Ltd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This translation of **SKELLIG** is published by Shanghai 99 Readers' Culture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当天使坠落人间/(英)大卫·阿尔蒙德著;蔡宜
容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
(大卫·阿尔蒙德作品集)

ISBN 978-7-02-012895-2

I. ①当… II. ①大… ②蔡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中
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08458 号

责任编辑 甘 慧 尚 飞 汤 淼
装帧设计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15 千字
开 本 890 毫米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5.5
版 次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895-2
定 价 3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目 录



第一部 车库怪人和邻家女孩	1
第二部 米娜的阁楼	77
第三部 隐形的翅膀	119

第一部
车库怪人和邻家女孩

第一章 新家的破车库

一个星期天下午，也就是我们搬到法尔科纳路的第二天，我在车库里发现了那个人。那时节冬日将尽，妈妈还说搬家时机正好，我们可以在新家迎春。车库里就我一个，其他人和死老头都待在屋里，为小宝宝的状况而伤透脑筋。

他就这么脏兮兮、灰扑扑地躺在一张茶几后头。从那种一动不动的姿态看来，仿佛从开天辟地起，他就一直躺在那儿了。他可真是脏透了，脸又那么干瘪苍白，我一度以为他是个死人。这当然错得离谱，因为没多久，我就开始认识有关他的一切，并且明白在这个世界上，他是绝无仅有的家伙。

由于那个房屋中介商斯通先生称呼这堆破砖烂瓦为“车库”，我们也只得从善如流。其实它更像是一座拆建中的工地，或者垃圾场，甚至是码头边上那种都快被拆光了的老式仓库。在参观房子时，斯通领着我们走过花园，推开门，用一个小手电筒朝黑漆漆的屋里照去，我们则挤在门口，伸长了脖子往里瞧。

“你们得用心看，”他老兄说道，“想象它换了扇门，屋顶也修好了，一派窗明几净的景象；想象一下它成为一座双车位车库的美妙模样！”

说着他转向我，露出一脸傻笑。

“当然也可以把它当成你和死党们的基地巢穴，意下如何呢，

小兄弟？”我扭过头，压根不想和他多扯。反正在参观房子过程中，他说来说去就是要我们用心去看、去想象。我一直想着那个叫厄尼·迈尔斯的老头。他是这栋房子的前任住户，几年来都过着独居的生活。他死在厨房里将近一星期，尸体才被人发现。斯通不是要我们用“心”看吗？这就是我打心眼里看到的景象。我们走进饭厅，看见角落有一间三夹板搭成的破烂厕所。这时斯通居然又要我们发挥想象力，真不知道他希望我们用“心”看见什么，我真想叫他住嘴！但斯通压低了声音，继续又说什么厄尼后来又老又病，连上楼都无能为力，索性就把床搬进饭厅，还搭了一间厕所，这么一来，吃喝拉撒睡就省事多了。斯通看着我，好像觉得这些事有点儿童不宜。我满脑子只想离开，回到以前住的地方。但爸爸、妈妈把斯通的话都听进去了，他们当真以为搬进这里会是一场奇幻探险。好啦，房子买下了，他们开始大肆整理，又刷又洗，又是油漆又是上蜡的，忙得不可开交。然后小宝宝出生了，比预期中更早出生——太早了。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状况了。

第二章 车库里的声音

上星期天早上，我真的差一点就走进那座车库了。我拿着自己的手电筒，站在门口往里头猛照。车库另一头紧邻着后面巷子，门板大概早八百年前就坏了，这会儿正是横七竖八地钉了不知多少片木板在出入口。支撑着屋顶的横梁，十根倒烂了九根，整座屋顶呈塌陷状态。地板上堆满了杂物和垃圾，少数留白的地方你就能瞧见坑坑洼洼的，尽是裂缝和破洞。替这栋房子收拾垃圾的人照说也该连车库里这些玩意儿一并收走，但他们约莫扫了这车库一眼，就立刻走人了。就算你肯多付点钱，不干就是不干。东西堆得可多了：老旧的五斗柜，破烂的字纸篓和一袋袋的水泥；墙壁上靠着几扇颇有年代的门扉，几张帆布躺椅搁在角落，帆布已经腐朽得面目全非；墙上的铁钉挂着成卷成卷的粗大绳子和缆线；堆得小山一样高的水管和一箱箱锈透了铁钉几乎盘踞了整块地板。到处都是灰尘和蜘蛛网。墙壁一片斑驳，石灰水泥掉了一地都是。在一面墙上，居然让我发现了一扇小小的窗户，却脏得看不出所以然，窗前还杵着好几捆有裂纹的地板贴皮。这地方真是臭得可以——那种混着腐败和尘土的异味。这里的一砖一瓦都好像各自为政，随时有可能分崩离析。这座车库似乎已经活得老大不耐烦，就等着“轰”一声塌了，好叫铲车来铲个一干二净。

我听见角落里有一些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匆匆跑

开。不过一眨眼的时间，一切归于平静，四周又是一片死寂。

我鼓起勇气往里头走。

正要一脚踏进车库时，我听见我妈的咆哮声。

“迈克尔！你想干吗？”她站在后门边上，“不是告诉你，要等确定没有危险了才能进去吗？”

我停下脚步，回过头看着她。

“怎样，你听清楚了吗？”她吼道。

“听清楚了。”我说。

“那就给我离车库远点儿！可以吗？”

我把门一推，它很快地半掩上了。

“可以吗？”她大叫。

“可以，”我说，“听见啦，可以，可以。”

“你是不是怕我们太闲啦？你以为除了操心你这蠢小子被这座蠢车库压扁之外，我们就没事干了？”

“听见了啦。”

“你给我离车库远点儿，行吗？”

“行行行，好好好。”

后来我就回到那片杂草堆里（他们说那是座花园），我妈呢，就回去照顾她那个蠢宝宝。

第三章 茶箱后的怪人

根据他们所勾勒的美丽新世界，花园应该是继主屋之外另一处美妙的所在。那儿将会放置着长板凳、木制桌子和一架秋千。屋外的那面墙则是要彩绘出足球门柱。那儿将会有一口青蛙小鱼快乐生长的池塘。但这会儿，什么也没有。眼下只看见野草一蓬蓬，野薹和荨麻放肆生长，更别提满地散落的砖头和石块了。我站着，随脚一踢，一朵蒲公英千花万絮地飞散开来。

不一会儿，妈妈在屋里叫着问我要不要进去吃午餐，我说不了，我想留在外头。于是妈妈替我送来一份三明治和一罐可乐。

“不好意思，这里乱七八糟的，连我们的心情也跟着一塌糊涂。”她这么说道。

她碰了碰我的手臂。

“你可以体谅吧，迈克尔？是不是啊？”

我耸耸肩。

“是啊。”我答道。

她又碰了碰我，跟着叹了口气。

“等一切搞定之后，这里肯定会被整理得焕然一新。”她说。

坐在墙边的一摞砖块上，我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吃起午餐。我想起以前住过的兰登路和那群死党，比如说滑头和蠢哥。这会儿他们应该都混在小山丘上，玩个没完没了。

我听见门铃响起，然后死老头被请进客厅。我之所以称他“死老头”，是因为他形容枯槁，手上有一块块的老人斑，而且永远板着一张臭脸。有一次他结束看诊，开车离去的时候，我看见他燃起香烟，吞云吐雾起来。爸妈要我喊他“史大夫”。遇上非得和他招呼说话的场合，我当然是以“史大夫”相称，但对我来说，他就是“死老头”，这才真是名实相符。

喝完可乐后没多久，我再次走向车库。我不想浪费时间，也不大敢再驻足聆听那阵诡异的擦刮声。我把手电筒拧亮，深深一呼吸，然后掂着脚，一鼓作气往里头走。

地板上散落着一些黑色的小物件。车库大门吱吱嘎嘎晃了好一阵子，才终于静止不动。手电筒光闪过之处，灰尘如泉涌而出。有什么东西在角落里又抓又刮的。我蹑手蹑脚往深处走，额头不知撕破了几张蜘蛛网。其实，这里头杂物倒也打包得挺整齐的——老旧家具，厨房设备，捆成一卷一卷的地毯、管子、簋子，还有擦了好几擦的厚木板。水管、粗绳和帆布袋挂在屋顶横梁上，我得不时弯腰低头才能避开它们。一路走来，有更多蜘蛛丝掉落在我衣服和皮肤上。地板破烂不堪，好像随时都会被踩得支离破碎。我顺手推开一个橱柜，用手电筒朝里头一照，木屑劈脸飞散开来。我憋着气往里头瞧，看见一只大石罐，周围还有一些小动物的尸骨什么的。不知打哪儿飞来这许多大头苍蝇，全都死在车库里，尸横遍野。地上堆了好些过期杂志和旧报纸，我看了一下，大概都是五十年前的老东西了。我一举一动都极小心，唯恐一个不慎，这地方就会分崩离析。我的喉咙、鼻子被灰尘堵得难受。我知道不一会儿就会有人

吼着找我，我也知道自己最好早点滚出这个鬼地方。不过呢，我反倒贴近一擦大茶箱，用手电筒扫射茶箱后头的空间，然后我就看见他了。

我以为他是死了。他就那么伸长着腿坐着，头贴着身后那堵墙，朝天半仰着。他和车库里那些杂物没什么两样，浑身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，一张脸则是瘦削而苍白的。他的头发和肩膀上黑压压一片散着大头苍蝇的尸体。我把手电筒瞄准了他惨白的脸和身上穿的黑色西装。

“你想干吗？”他问道。

他睁开眼睛，直勾勾望着我。

他的声音尖锐急促，仿佛好一段时间不曾开口说话了。

“你想干吗？”

我的心脏擂鼓似的在胸腔撞击。

“我说，你想干吗？”

这时我听见有人喊我。

“迈克尔！迈克尔！迈克尔！”

我火烧屁股般窜出车库大门。

是老爸在叫我。他正缓缓向我走近。

“不是告诉过你了吗——”他一副准备说教的架势。

“是，”我说，“知道了。遵命！”

然后我开始掸掉身上的灰尘。有一只蜘蛛从我下巴上掉了下来，嘴上还挂着老长一条丝。

老爸单手把我搂住。

“我们是为你好。”他这么说。

说着，他从我的头发里捏出一只死苍蝇。

他狠狠推了车库侧边墙壁一把，一时间整座建筑物像是要肢解了似的晃动起来。

我一把抓住他的手，阻止他再来这么一下子。

“别这样！”我叫道，“好啦，我知道了嘛。”

他捏捏我的肩膀，告诉我很快一切就会渐入佳境了。

然后他笑了。

“在你妈看见之前，把这身灰尘清干净，嗯？”

第四章 小宝宝

那个晚上我几乎没怎么睡。好几次我真睡着了，就看见他走出车库，走过我们乱成一团的后院，然后登堂入室。我看见他就站在我卧室床尾，灰扑扑、脏兮兮的，浑身沾满了大头苍蝇的尸体。

“你想干吗？”他低声问，“我说，你想干吗？”

我要自己别蠢了。我压根儿从来没见过这家伙。一切的一切不过是南柯一梦。我静静地躺着，四下一片黑暗。我竖起耳朵，留意着周遭的动静。我听见老爸打呼噜的声响和小宝宝呼吸的声音。她的呼吸声嘶嘶嘶的，既短促又微弱。夜越来越黑，几乎伸手不见五指，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。不多久，小宝宝号啕大哭起来。我听见妈妈下床喂她喝奶，听见妈妈温声软语地哄着小家伙，然后一切归于平静，老爸又开始鼾声大作，而我却怎么也没能听见小宝宝的呼吸声。

越想越不对劲，等我轻手轻脚下床，走进爸妈房里时，天已经微微亮了。小宝宝的摇篮紧邻着他们的大床，他们互相拥着，睡得正香。我望着小宝宝，把手伸进襁褓里，轻轻碰着她的小身体。我可以感觉到她的心跳很快，呼吸细微急促，小小胸脯一起一伏的。我觉得掌心传来一阵温热，她真是小，浑身软绵绵的。脖子上还沾着一点口水和牛奶。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就快死了。在医院的时候，爸爸、妈妈为此烦心得不知如何是好。小宝宝还没能回家的时候，

睡在医院保温箱里，浑身插满了吊管点滴。我们只能围成一圈，隔着那只“水族箱”似的玩意儿看她。

我抽出手，帮她拉拉小被子什么的。她的脸色死白，愈发衬得发色如墨一样黑。他们说我得为小宝宝祷告，但我不知道该祈求些什么。

“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可要快快长大长壮一些哦！”我低声说。

妈妈醒了，睁着惺忪的睡眼望着我。

“你想干吗，宝贝？”她轻轻问着。

她侧躺着，朝我伸出一只手。

“没事儿。”我也轻轻回答，跟着又轻手轻脚地走回自己房里。

我望着窗外的后院。车库屋顶上有一只襟鸟叫了一阵子，拍着翅膀飞走了。我想起那人躺在纸箱后头，头发上结满了蜘蛛网。他到底在那儿干吗？

第五章 乘巴士上学

吃早餐的时候，我问他们打算怎么处置那座车库。

“什么时候才会有人来清理里头的东西啊？”我问。

妈妈咂一下嘴，叹了口气，然后翻眼瞪着天花板。

“那得等找到人再说，”爸爸答，“不过这也不急于一时嘛，儿子。”

“好吧。”我说道。

这一天，爸爸打算休假，待在家里做些整理工作。妈妈则是要带小宝宝上医院做检查。

“要不要我请一天假在家帮忙啊？”我提议着。

“好啊，”爸爸答，“你去把厄尼的马桶搬出来，然后好好地刷一刷周围的地板。”

“哦，那我还是上学去好了。”我说道。

于是我把午餐盒塞进背包，三步并两步往外走。

搬家前，他们问我要不要转学到附近学校，我拒绝了。我还是想留在肯尼街小学和滑头、蠢哥一道念书。就算这么一来我得每天搭公共汽车上学，但我并不在乎。这天早上，我倒觉得乘车上学反而给我一段整理思绪的空闲时间呢。坐在车上，我打算好好想想这阵子发生的事，脑子里却一片空白。我只是看着人们上车下车，有的乘客煞有介事地看报纸，有的则认真地抠指甲，也有人做梦似的